

後現代·方濟會·手足情

伍維烈

前言

當教友看見小兄弟 (Friars Minor 方濟會第一會的男修道士) 身穿褐色袈裟，腳踏涼鞋，繫上白色繩子作腰帶，也許會在腦海中浮現出八百年前中世紀聖人方濟的圖像。但在廿一世紀的當前，在所謂後現代的社會，方濟會士和方濟精神有多少出入？「方濟人」(Franciscan) (包括了男女方濟會士會友) 如何在今天的世界，貢獻方濟及嘉勒的神恩？這些問題，並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解答：為每位方濟人來說，「如何活出方濟精神」應該是每天生活的挑戰。一般來說，方濟會通常是小兄弟會的簡稱，小兄弟會即第一會(男修會)，嚴格來說，方濟會應指任何方濟所創立的修會、守小兄弟會規或第三會規的修會、以及在俗方濟會。我建議以「方濟人」一詞來指方濟運動中各會士會友，一來可以避免教會法律上的會士會友的分別，二來亦可強調方濟思想中的人學觀。¹而本文所指的「方濟會」泛指任何一個第一會(男修會)或正規或在俗的第三會。

會祖聖人方濟生於 1181 年 (或 1182) 在亞西西，卒於 1226 年亦在亞西西，故稱為亞西西聖方濟。他在世只有短短的 44 年，但他由皈依到實踐福音生活，所行的芳表及言論，不單為教會帶來了改革，亦刺

¹ 方濟會士的召叫建基於人的召叫及基督徒的召叫之上。見《小兄弟會培育計畫》，1991。

激了以他為榜樣的團體誕生，成為了由三個修會（第一會小兄弟、第二會嘉勒會、第三會）所組成方濟運動。他領受天主特殊恩寵，在身體上奇蹟地出現了基督受難的五傷，此印記成為他熱愛基督的標誌，故他亦稱為「五傷聖方濟」，名副其實地成為「第二基督」（alter Christus）。他接觸過不同人士：嘉勒、兄弟、在俗的補贖者、甚至回教蘇丹；他親筆留下了詩歌、禱文、書信、忠告和會規等。

三個方濟修會的精神和方濟靈修分不開。把會祖聖方濟拋諸腦後的方濟會，好比失去了基督的教會。不過，經歷了八個世紀的方濟會歷史又告訴我們，方濟的神恩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詮釋，而且是在團體中流傳，並非曲高和寡的靈修概念。所以，要理解方濟精神，不能只單單看方濟生平，更要考慮在歷史中發展出來的方濟會團體。

作為方濟會的「第一會」，即男的修道團體，任何一派的小兄弟都不敢自以為代表方濟精神的全部。方濟家庭各成員皆以方濟精神為依歸，本文就以小兄弟會會規的首句入手：「小兄弟的規條及生活就是：恪守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至聖福音」，從此可見小兄弟會成員的本質乃「兄弟」，「小」（微末心）是主要的形容，和「恪守福音」是動詞。作為「兄弟」既是本質，故「手足情」可以說是小兄會的特質；故此，本文取「手足情」為主要脈絡。其實談方濟會手足情，可以說是老生常談，但放眼今天的後現代氛圍，後現代的方濟「手足情」如何在小兄弟中呈現？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。

二十世紀末，思想界用「後現代主義」、「後現代思潮」、「後現代文化」等標籤來形容在現代主義後所出現的現象。學者們指出，後現代主義，並非劃一地指涉同一種思想模式，大概可以分為解構的

(deconstructive)、或建構的 (constructive)、或極端歷史派、末期現代派、甚至懷舊派（包括了新保守派和原教旨主義等）。² 這些不同的思想的出現，都是在回應現代社會在科技發達之下，對人文進步、社會發展的信心高漲，而放棄對世界只抱單一觀念、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等，總言之，「後現代」代表了秩序的瓦解及對事物的不肯定。³

「手足情」的支柱：方濟的宗教經驗

小兄弟們的「手足情」，植根於方濟本身的宗教經驗。號稱「熾愛聖人」的方濟，因為他皈依天主的體驗，促使他過福音生活，而這份福音的直覺，影響了他與他的同伴及跟隨者的關係。所以小兄弟們的身分、方濟會的團體及方濟神學是不可分割。

從歷史角度來看，十三世紀的方濟運動興起，和當時的其他福音運動（如 Waldensians 或 Humiliati），十分類似，例如強調平等、手足友愛、宗徒服務、回歸福音等；不過，與別不同是方濟自己的生活經驗。因為他自己的宗教覺悟，所以對天主、對人、對萬物有了一套新的關係。這份覺悟，可以說是神學性的，因為他由經驗出發，然後反省到他在天主計畫中的自我及與天主、他人的關係。

2 Burkhard, John, OFMConv. "Defining Gospel Life in Postmodern Culture" in Warren, Kathleen (ed.) *Franciscan Identity and Postmodern Culture: Washington Theological Union Symposium Papers 2002*. St Bonaventure: The Franciscan Institute, 2003, 35-54.

3 Delio, Ilia, OSF. "Franciscan Theology, Identity and Community" in Warren, Kathleen (ed.) *Franciscan Identity and Postmodern Culture: Washington Theological Union Symposium Papers 2002*. St Bonaventure: The Franciscan Institute, 2003, 13-34.

然而，方濟的宗教覺悟包括些什麼？據學者Blastic的分析，可歸納為三個範疇：基督徒與世界的關係、降生為人的基督的意義、以及作為人的意義。方濟覺醒到原來世界是美善的，豐富的創世反映了造物主的美善；方濟能夠體認到創世的美善，皆因他在創造物中，與基督相遇，故他在格熱橋舉行了聖誕馬槽的敬禮，在降生為人的基督身上，方濟領略到世界以及人的意義。⁴歷來方濟會的傳統，在詮釋方濟時，都離不開天主的神聖愛情、基督降生及造物的尊嚴。方濟最高峰的經驗，莫過於是印五傷。為方濟來說，印五傷使方濟看到熾愛被釘者基督的真實人性，他明認到如基督一樣，人原來是脆弱、有限和可以受傷。初期方濟運動的特徵，就是這些近乎神學的靈感，而其他的福音運動，就沒有這些。這份以甚神學性的基督論為主的靈修，最直接影響的，就當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而人際關係的試金石，就莫過於在兄弟團體中。難怪，方濟的著作中，他常以「吾等」稱謂而寫。故此，方濟的宗教經驗，在反省後離不開手足情。

要生活出任何的價值觀，不能脫離所處的文化環境，必須透過與所處的文化角力及對話，才能具體地活出來。現今所處的文化環境就是後現代，後現代放棄利用單一的敘事 (meta-narrative) 去闡釋任何東西，那麼，方濟的核心價值，會否因後現代的詮釋方法，而削弱了方濟傳統的核心，即方濟的宗教經驗？八世紀以來，方濟會面對過不同的障礙，後現代的思潮就是今天福音生活的挑戰。

「手足情」在今天的生活：在後現代的福音團體

4 Blastic，引於 Delio 中，18 頁。

小兄弟會會規的首句，開宗明義說出了小兄弟的生活就是恪守福音。恪守福音，包括了宣講福音、為福音作證、以福音為生活藍本等。後現代批判宗教思想的排他性 (exclusivity)，流行徹底的多元主義，認為現實及真理太複雜，人再不能用簡單的理念去解釋任何實情現況；不過至少後現代仍未至於抗拒真理，還能對真理開放，認為真理可以同時用不同途徑去尋找。既然如此，有學者認為，在後現代中談論福音，須減少標榜福音的絕對性，而多呈現福音的具體性 (embodiment)。要看到方濟靈修中的具體福音，那就要看方濟人如何對福音委身，尤其是如何讓福音去創造手足團體，及以人性角度去看事物。⁵

現代主義，隨著啓蒙運動使理性主義抬頭，科學發達催促個人主義、雙元論、人的物化等形成，同時使人的尊嚴受損。後現代為回應現代主義，雖然不是沒有講及人的社會幅度，但後現代思想仍對制度、架構、他人等，還是抱懷疑態度。要重拾人的尊嚴，就必須重人與人之間關係入手，而社會及法律的架構實在可以有助人格成長及社會正義的發揮。在後現代的不穩當中去詮釋福音，有賴對人性的理解。

誠然，基督徒懷有基督及聖神的默示，但這不應變為傲慢的自信，漠視其他尋找真理的嘗試。在後現代文化中，正因為多元雜亂，基督宗教更容易走上極端：一是輕視、甚至偏低、曲解其他群體的信念⁶，或是與後現代看齊，加入混雜的多元集會之中，把自己對基督的信念，由融合變為溶化，喪失自己本來的面目。故此，團體生活正是可以充作制衡的角色，調較面對文化衝擊的策略。

⁵ Burkhard，50頁。

⁶ Burkhard，51頁。

方濟運動，自初期便已經表達出福音宣講總離不開與窮人為伍。這並非源於對初期教會的浪漫設想，乃是回應福音的要求。早期手足團體能夠彰顯方濟的那種徹底貧窮，能夠在痛苦中保持喜樂，正因為手足在任何事上都互相扶持。在中世紀末，商人階級的興起，開始了競爭主義及個人主義的雛型、更突顯手足團體互助精神的可貴。的確，宣講及實踐互相影響，互相驅使對方更清晰及更加有力，此正是言行一致的道理。現代主義並沒有如期帶來新世界，反而現代主義帶來了兩次大戰、民族清洗、核武、環境污染；後現代興起正標誌了現代主義所帶來的痛苦。所以，小兄弟要在後現代宣講福音，必須有意義地在這些痛楚中實踐福音，極需要發展與受苦的一群為伍的具體方法。

方濟的好友嘉勒在遺囑中，說明主耶穌是貧窮姊妹們（即嘉勒會修女）的鏡子及榜樣，好使姊妹們成為世界的鏡子及榜樣。方濟運動從起初，便離不開團體，要描述方濟精神，不應只停在方濟德敘禱文，把焦點放在他本人的德行，而應該從團體入手。團體中的手足情，理應由會院內，發展到會院所處的世界中。方濟著作及方濟會傳統所指向福音的正義、和平、天國臨現等，需要先在團體互相關愛及支持關係中發揮，小兄弟才可期盼世界看見福音而相信。

「手足情」的過程：後現代還能自我倒空嗎？

後現代思潮批判個人的整體性，認為自我的唯一連貫，只有身體，而構成自我只靠一堆記憶及經驗，其意義可以隨時更改、解構、再建構。後現代人，同時對自我痴迷及缺乏安全感。芸芸眾多的早期方濟傳紀中，《小花》（或譯為《超人軼事》）一書，成於13世紀末，14世紀初，內容所描述方濟的行為，看來可笑、極端、甚至反智，雖然肯定

沒有薛拉諾《方濟上下傳》的歷史性或文德的《方濟大小傳》的神學性，但卻可以成爲後現代人，尋找人性的啓示。Kopas 提出三個較家傳戶曉的片段，作爲參考。⁷

首先，方濟和馬賽伍二人遠行時，走到十字路口，不知應如何前進；方濟便命馬賽伍在岔路口轉圈，他停在那條路上，就是天主的意思。撇開這故事的歷史性值得懷疑，但起碼從方濟看似是天真的做法，令人反省是否在每事上過分依賴理性，或是倒空自我，與手足一起去尋求天主的旨意。

另一例子是方濟叫路斐諾只穿內衣褲到亞西西宣講，但後來方濟認爲這是太丟臉，故他自己也同樣脫下外衣，陪伴路斐諾一起，只穿內衣褲進行宣講。這本來是個歌頌聽命的故事，但其實同時蘊藏了自我空虛的信息，挑戰了許多專業宣講教士的自我陶醉及明星形象，而且樹立了宗徒事業的團隊精神。

第三則例子是「圓滿喜樂」。在這故事裡，方濟描述一個情景，假若一夜他回修院時，遭兄弟排斥，不讓其進內，還拳打腳踢他一頓，然後讓他在寒風中渡過，那時方濟認爲如果在此刻他仍能保持心平氣和，這便是圓滿的喜樂。這篇故事很簡單地把方濟的心靈黑夜描寫得淋漓盡致，但同時亦表達了那倒空自我的徹底，和方濟自己堅持手足情的高峰。

7 Kopas, Jane, OSF. "A Franciscan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" in Warren, Kathleen (ed.) *Franciscan Identity and Postmodern Culture: Washington Theological Union Symposium Papers 2002*. St Bonaventure: The Franciscan Institute, 2003, 67-70.

從這三篇故事看來，方濟的自我倒空，確是手足情的實現。他貧窮的理想，福音的憧憬，雖然吸引了不少兄弟加入，但他的初期同伴，並非都有能力去繼續這份神恩，方濟要在缺乏許多支持下繼續他的聖召。同樣八百年來，並非所有小兄弟們都能夠延伸方濟的貧窮及福音生活。不過，儘管方濟的同伴並沒有同樣和他一樣地生活，他那份死心塌地所保持的手足情，正是他的最偉大的神貧。他最深層的自我倒空，同時超越自我。

後現代思維方式否定宗教性的自我倒空，因為那太過分與元敘事掛鉤，而且強烈地暗示自我的先存。《小花》故事的可取，正因為它沒有堂皇的元敘事或自我觀，提醒了人性的革新不在於哲學理論。⁸《小花》故事中的方濟，看來毫不實際，也沒有完整的人學，但雖如此，它邀請我們在任何境況中，尋找天主，自我倒空，把因循的想法放下，而去看不具體的人性。團體的手足情，就是建基於這樣以天主為出發點、以人為本的自我倒空。

「手足情」的表達：在後現代中締造關係

Ühlein 以方濟的《造物讚》作引子，提出日兄、月姊、風弟、水妹、火兄、地姊等並非浪漫詩詞的擬人化手法，而是方濟在他的宗教體驗中，所領略到宇宙萬物的聖召。⁹ 她認為方濟能稱兄道妹，因為他領

8 Kopas, 70 頁。

9 Ühlein, Gabriele, OSF. "Seeking Connection in a Fragmented World: What does Our Franciscan Tradition Offer?" in Warren, Kathleen (ed.) *Franciscan Identity and Postmodern Culture: Washington Theological Union Symposium Papers 2002*. St Bonaventure: The Franciscan Institute, 2003, 117.

略到基督奧體的宇宙性，而這份稱兄道妹，是「締造關係」的模範。小兄弟及其他的方濟人，不應抱有客在異鄉的心態。方濟的手足情，不是添加式的靈修產品，好像假設了世界沒有手足情，需要方濟人去播下手足情的種籽。¹⁰ 天主創世，看了萬物，都認為好，因為作為萬物首生者的基督就是創世的楷模。故此，在人間及在萬物中、締造兄弟姊妹的關係，就是實踐方濟的手足情，是見證基督的宇宙性，參與在基督內合而為一的流露。

後現代的謊言是表面入世，事實卻是埋在個人自我中而逃避世界。後現代之興起，皆因看到現代主義過分強調了個人、自由、理性等價值，這些都被定為不一定是正面。現代社會所強調的劃一、客觀、秩序，原來只是泡影，故此從歷史中醒覺的後現代，指出現代人的孤島現象；這孤島現象不但是混雜主義的種籽，而且瀾漫非理性、焦慮、沮喪，這為任何的修道生活都是新的挑戰。後現代抗拒靜態的、統一的世界觀、抗拒真理的絕對性和抗拒單一的元敘事。在心硬及雜亂瓦解的後現代社會裡，人對許多事情都抱漠不關心、「無所謂」的心態。人只有透過對比自我更大的實體有所承擔，才可改變對事物的心硬及漠不關心。比自我更大的實體，最顯明的就是團體；故此小兄弟的締造關係，先在團體中開始，對團體承擔，彼此負責，然後延伸到世界裡；小兄弟的團體生活所強調的共同目標、互助關愛、並肩同行，不單是方濟人身分的更新，更是後現代世界的暮鼓晨鐘。

「手足情」的延伸：從小兄弟會到方濟家庭

10 所謂的方濟和平禱詞中，強調在沒有什麼什麼的地方，播下什麼什麼的種籽；肯定不是來自方濟手筆，雖然大部分學者都認為這篇文表達了方濟精神的一二。

八個世紀的方濟會士、會友及專門方濟研究的學者對歷史中的方濟，方濟思想，都有不同的理解：薛拉諾的《方濟上傳》強調了方濟的生平，例如他的悔改及初期兄弟團體的成效、果實及發展；而他的《方濟下傳》卻顧及到團體的紀律問題，故偏重了對貧窮的描寫；文德的《方濟大傳》則著重方濟的理想，把方濟繪畫為一個在基督元敘事中的典範 (prototype)；相對於此是「神修派」 (Spirituals) 把方濟看為不可變的元型 (archetype)。¹¹ 初期傳記不但給我們不是一模一樣的方濟，同樣，今天不同的學者或會士會友再詮釋，亦有不同的面貌。

方濟會士、會友及學者不能對真正的方濟有同一的理解，亦反映在方濟會的歷史中。小兄弟的會史，是分裂的歷史，也是合一的歷史。會史可以說是分裂的，因為小兄弟會在過去數世紀中，曾由於爭論如何活出方濟的「真正」精神而改革，最後分裂為不同的派別：除了神修派外，還有住院派、嘉布遣派、改革派、守規派等。雖然在1897年，教宗良十三世已經把各小兄弟會的各支派(除了住院派及嘉布遣派)聯合起來，但在二十世紀，仍有不斷有新的男修會從這三個修會中脫離。會史可以說是合一的歷史，因為方濟所成立的三個修會：小兄弟會、嘉勒修女會、在俗方濟會，以及日後許多依第三會會規成立的正規第三會等，雖然有許多的派別，特色不同的、架構不同、不互相隸屬，但都追溯到同一的方濟嘉勒的源泉，而且彼此合作無間、互補支持、影響彼此，故成為「方濟家庭」。由此可見，方濟會的歷史，充滿了不同的離合及聚散，但都離不開手足情：由每一個會院小兄弟們的同甘共苦，三個第一會的互相合作，到方濟家庭的會士會友的互助，都彰顯那源於基督的手足情。

11 Kopas, 65頁。

結 論

漢語中的手足概念，是聖經的肢體概念的延伸，在保祿神學所強調教會為基督奧妙身體上，找到所依附的根本。方濟會的手足情，源於聖言，建基於方濟的宗教經驗，發展為福音生活、及以締造關係為使命。無論是後現代或後現代之後，方濟的手足情、微末心仍為世界所渴望，因為那是常新福音的吸引。這世界渴望要看到小兄弟的手足情、微末心，恐怕比要看到那褐色的袈裟更來得迫切。